

郭光侯抗租

林果

第二回 光侯面見府道 五爺怒罵吳此

却說郭光侯與數千農民，圍聚在東門城外，官兵在城頭上喝問：「你等聚眾鼓噪，難道要造反嗎？」郭光侯大聲叫道：「我們都是善良百姓，只知奉公守法，怎敢造反？只因許東燦拒收租谷，強要我們改繳現銀，我們生活困苦，無力繳納，要見府道熊大人請命。郭光侯話才講完，數千農民同聲響應，都嚷要見熊大人，知縣聞聲再三勸解，要大家先行分散回家，然後推舉鄉老來見府道，衆人不肯聽從，只是嚷着要見熊大人。」

文武官員眼看無法驅散這幾千人，只好派人飛騎到府道衙門，請示靈應道熊一本，不料那天氣候晴明，是南部雨季中難得的好天氣，熊大人一清早就帶了幕僚歌妓，到鯽魚潭上遊船作樂去了。當下從晨時直鬧到午時過後，城外農民愈聚愈多，這才看到府道的旗傘在城頭上出現。隨即有一位武官，全身披掛，在城頭上大聲喝道：「府道已經駕到，你們可推舉三人，上來見見。城下又亂哄了一陣，推出郭光侯，與另外兩位耆老，用羅筐吊上城牆，官兵一兩加緊戒備，深怕發生民變。」

約摸再過了半個時辰，又見那位武官出來對城下大叫道：「你等所請已經府道大人面允，可速速散去。隨後推出郭光侯等三人，三人在城頭上向衆人揮手示意，幾千人同時歡呼，如雷震耳，一旁的文武官員，都驚得面如土色。直等到郭光侯等三人再用羅筐吊下，向衆人解說府道確已允准收回繳納現銀之議，衆人才陸續散去。」

却說府道雖然面允免繳現銀，實是緩兵之計，因看到一時民情激越，深怕激起民變，不得已才收回成命，官員們對於收繳現銀的利益，早已垂涎三尺，豈肯輕易放棄。次日，知縣周軒就派了幾位委員紳士，到保西里來找郭光侯，這幾個人見了郭光侯，先對他急公好義的精神，讚賞恭維了一番，郭光侯一時不知道他們什麼用意，只得抱拳連稱不敢。寒暄已畢，有一位委員姓吳名此，乃是知縣的幕僚，生得獐頭鼠目，爲人十分陰險古怪，當下上前一把牽過，奉問大人面諭，請至後廳密談，郭光侯十分驚訝，不知有何要事，只好讓至後廳。

吳此坐下後左右張望了一番，然後才鬼鬼祟祟的說道：「周大人對於老兄爲人，十分敬佩，昨日之事，非但不加見怪，反而對老兄讚不絕口。只是收繳現銀，乃是爲了皇上的歲收與地方的財政，雖然府道大人面允免繳，其實尚未成定議。老兄乃是一鄉景仰的人物，只要老兄一提倡，誰敢不服。一面又上前了一步，先奸笑了一聲，然後暖着郭光侯的耳朵說，周大人不會忘記了老兄的好處的。郭光侯連忙答道：「這免繳現銀，乃是府道熊大人親

口答應的，豈可失信於民，我雖然任爲鄉梓愛戴，推我出來叩見大人，我若講出不符衆望的話，也是沒有人聽從的。吳此聽了此話，忽然沉下臉色說：「老兄既不肯賞臉，也是沒有辦法的，只是這糾衆鬧城，威脅官府的罪名，恐怕倒也不輕哩。郭光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正在納悶講不出話的當中，光侯的五爺肥戶，人稱五爺，生性素來耿直，正好這時由外面進來，一聽此話，不由得怒髮衝冠，排衆而入，指責吳此大膽罵道：「你這無恥小人，平時欺壓善良，處處設計害人，我哥哥受鄉民的推舉，見府道大人請命，這犯什麼法，憑你說是威脅官府，就是威脅官府了嗎？一席話罵得吳此人面紅耳赤，大家趕快站起來說：「領教，領教！一路恨恨回去稟告知縣。當下光侯埋怨肥戶說：「你這人也太魯莽了，平空得罪這等人做甚？但事已如此，也無法挽救，衆耆老聽到此事，紛紛起來商議，大家都說周知縣爲人奸詐，不要受了他的賄賂，最好還是出去躲幾天，避避風聲再說。郭光侯聽了也覺得有理，立刻收拾一點換洗衣服，動身到諸羅縣一房遠親家中暫避不題。

却說吳此回到知縣那裏，不免加油加醬，說郭光侯這人十分無禮，居然敢辱罵主公，還說許多不堪入耳的話，我看此人頗難對付，若不及早除去，後患無窮。知縣聽了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拍書桌說：「這還了得，這不是真的要造反了嗎？明天我……正說到這裏，恰好有客來訪，知縣出去會客。這吳此受了五爺一頓辱罵，心裏十分氣憤，他也等不及明天，他就去找了縣衙門裏的兩個捕役，叫他先去捕捉郭光侯兄弟二人，先關他幾天出出氣再說。捕役知道吳此是縣老爺面前的紅人，怎敢不聽，當天下午，就去保西里去捉人。

吳此是縣老爺面前的紅人，怎敢不聽，當天下午，就去保西里去捉人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！人大能見要們我！人大能見要們我